

卷三十四

書名 錦繡萬花谷後集四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
汴鏞石書堂刊本後修
撰者 宋 闕名 撰
卷 卷三十四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索書號 大木-子部-類書類-31
編號 C5924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子部-類書類-3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錦繡萬花谷後集四十卷 嘉靖十五年序錫山秦汴鏞石書堂刊本後修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錦繡

萬花谷後集卷之四

四庫全書

微陽
布罄無不宜和神養素

端月
燭寶典云元正端月

傳生
唐長安風俗每至元日已後遞飲酒相邀迎號
出法苑珠林

放生
鄆以正朝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綵王大悅

申叔
子順子順曰正朝放之求有生也 出初學記

膠牙
食膠牙錫取膠固之義 出荆楚歲時記

武帝正月賜群臣却鬼丸 出碎事

金門歲節曰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鵝蠟燕粉

惺惺以實告自此又號爲聖人大師智海嘗有浮漚篇
盛不于世出零陵總記

一家省題詩自成一家他詩比也首韻拘於見

題則易於牽合中聯紳於法則易於駢對非若遊戲
於烟雲月露之形可以縱橫在我者也王昌齡錢起孟
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陳美王昌
齡四時調玉燭詩云程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錢起巨
魚縱大壑詩云方快天舟意尤殊在藻嬉孟浩然驥驥
長鳴詩云逐逐懷良馬蕭蕭顧樂鳴李商隱桃李無言
詩云天桃花正發穠此等句與兒童無異以
此知省題詩自成一家也出丹楊集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三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四

醫

君臣佐使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
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陰陽配合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
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
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出本草

針經脉法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
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
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爲太醫丞出後漢書

四家論方技爲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
仙家出七畧

書卷三十四
醫

此從瘡中出河內太守劉勲女若左膝裏瘡痒出迎華

他使視他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

因取斷腸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長三尺

山華他別

涌腸條臍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國中庶子曰暴蹙而死

扁鵲曰尚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臣聞上古有

命附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瀋洗腸胃漱滌五臟

出史記

刮骨去毒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

有毒當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出蜀志

扁鵲兄弟鵲冠子云扁鵲兄弟三人並醫魏文侯問孰

最善扁鵲曰長兄神眎故名不出家仲兄神毫毛故名

不出門臣針人血脉投人毒藥故名聞諸侯

出意林

風百病之始風者百病之始也清淨則內腠閉拒雖有

苛毒弗能害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

四時氣傷五臟春傷於寒風邪留連乃為洞泄木勝脾

土故也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一逆而發為

痿厥金乘胃土故也冬傷於寒春必病瘟四時之氣更

傷五臟

陰陽寒熱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

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

四經十二從人有四經十二從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

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脉春弦夏洪秋浮冬沉四時經脉

也從謂天氣順行十二辰之分十二脉謂手三陰三陽

足三陰三陽

五臟六府

五臟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能實六府傳

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

水穀海

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源五味入口藏於胃以

養五臟氣氣口亦太陰也五臟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五氣入鼻藏於心肺有病鼻爲不利

百病生於皮毛

百病始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則腠理

開開則入客於絡脉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腸胃

臟一腎兩

臟各有一耳腎獨有兩者何也腎兩者非皆

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命門者諸神精之所舍

元氣之所繫男子以一藏精女子以一繫胞

冬不按蹻

春氣病在頭夏氣病在臟秋氣病在肩背冬

氣病在四肢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胃腸長夏不病洞泄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並爲冬不按蹻所致已上並出內經

一卦帛十疋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表

柱賣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爲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請爲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足蹠蹠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給之其精如此

出酉陽雜俎

十負金 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姓龔負吾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齋版詣使者使者惘然沉吟乃悟取著彖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觔盛以青甕埋在堂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

綬笥有蛇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二歲當爲邊將官有東名五年爲大將南征**失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失火輅卜曰明日南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以爲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歛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舉刀斫腰視之乃狐也火遂絕

賣鞭懸樹 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爲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十觔

折足爲敗 李綱在隋宦不進筮之得鼎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去

賣卜長安市 武攸緒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

天火之象 馬重績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勢甚危急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西北

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是歲九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

出五代史

龜精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爲新定有土方生

時人號爲龜精嘗疏上辭以貽元懿曰太一接天河金

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出吳越備史

黃中君鬼谷子竇廷芝與卜者胡蘆生相善一日謂竇

曰君家禍將至非遇黃中君鬼谷子將不可救廷芝物

色求之得李鄴侯必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廷芝陷賊

事平德宗命誅之必以前事上聞得免

出劇談錄

瓦卜休咎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神龍中前

有兩瓦子過客投之以上休咎仰爲吉覆爲凶

出南部新書

禮筮

明皇無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

禮筮之著一莖子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也不

可言

出舊史

太書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王計未定遂十

之龜兆得大黃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

出史記

貴非正色

孔子嘗自著而卦得貴愀然有不平之狀子

張進曰貴是吉卦夫子色有不平何也孔子曰山下有

火貴非正色也

出家語

乘舟而來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兆之遇鼎

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掩口而笑曰無足者乘舟而來

賜至矣清朝也子貢果朝至

出衝波傳

遇觀之否 陳厲公生敬仲周內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其代陳有國乎

敗必獲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晉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果如其言 出左傳

法天地象四時 出史記 上法天地象四時

王宗懸綬 王宗以賣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耻古驗見知懸綬於縣庭而逃

婦女從甕中出 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旦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共鬪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甕其婦從甕中出 出六帖

相

唐儉說 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

目角龍廷性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 出本傳

術士崔玄豹 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

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安重誨欲試

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

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

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

思玄豹以爲神召至京師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

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

宗遂不復召 出五代史趙鳳傳

晉法非常 文穆王元瓘淮將李壽寇錦衣軍命王討之

自是日者視王曰此人手刃百人當大貴有僧自新常

衣紙衣住廣德山院聞元瓘至舉衆皆遁而自新巍然晏坐軍中有問其故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師還遂載而歸後王問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微僧無他術但觀王骨法非常故幸得識矣

出吳越史

真貴人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

人曰向者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虛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寧中擢第

出九國志

耳小帝喜其野而誠李忠臣帝嘗謂卿耳大貴兆對曰驢耳大龍

額文似臨淮王栢良器父友王負爲光弼從事見之曰

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

出唐史

右輔澤而動竇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袁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出唐書

識清貌古 韓思復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

復少從二人遊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

面如虎 袁天綱謂韋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 出本傳

真將軍 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

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受雖賤

必貴 出史記

豐下有後 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龍犀入額角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曰右

角月者王天下

功名壽年 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

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侃上壽訪下壽優劣有殊

李太白 召見及出上顧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 雜錄

先知

明皇 潛龍時見僧高迴曰五十年天子願

自愛五十以後果有祿山之禍 出逸史

貞觀中 張寶藏爲金吾長上常因下直歸

櫟陽路少年逢改獵割鮮食倚樹歎曰寶藏身年七

十未嘗得一食如此傍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

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

衆醫不效詔問殿庭有能治此疾者重賞之寶藏曾困

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草撥方服之立瘥宣下宰臣與五

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作後命進之一啜

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證

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大官特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五般餛飩 李宗回與客入關云吾能知人飲饌因正旦日將謁華陰縣令客曰明日與公各飲椒薤酒一杯食五般餛飩不得飯喫明日見令二公衝寒且速暖兩杯酒來仍著椒薤良父女奴與令耳語令曰總煮來謂二客曰某小女嘗言不令我幹家事某作惱渠歲時廣記飲食適云五般餛飩煮何者某令總煮來二客食盡忽報勅使到縣令驚忙揖客去竟不得飯

西齋集 明皇時有術士判人食物一一先定李栖筠曰明日看某食何物曰大夫合食兩盤饊糜二十碗橘

皮湯平明有勅召對上以金盤盛新糯米饊糜賜之栖筠對御不敢不盡帝大喜曰卿食甚美更賜一盤又盡既歸病霍亂諸物皆絕口飲橘皮湯僅二十碗方愈史
城下三天子 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太祖太宗同行出唐宋遺史

玄宗用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誰還奏中書侍郎韋抗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其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

今爲朔方節度使即令草詔援筆而成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且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惟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朕適因閱近日大臣章乃嘉貞表也因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舍如有人主張

出明皇雜記

名字亦前定

杜鴻漸之父名鵬舉嘗夢有所之見一

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填其字未作者判名於柱問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視之記得姓下有鳥偏旁曳脚忘其字乃名子爲鴻漸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即世世名字當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出嘉話錄

垣下生書

太原王陟直元初應進士舉而京師有善

筮者號垣下生陟從筮焉生卦成少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此卦郎君後二十三年及第是歲狀頭更兩年而生郎君待此人應舉然後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亦不記垣下之所尅北張弘靖舍人知舉陟及第榜出復於禮部南院序列叅主司各通姓名見首立者即韋瓘也陟忽憶垣下之言試問其年韋答云某春秋十九年陟遽應之先輩所隱祇二年何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瓘矍然乃取垣下生所記示於衆衆大驚由此以實告出續定命錄

顧少連下及第

貞元中有舉人李頤方就舉聲價極振

忽夢一人衣紫云當禮部侍郎顧少連下及第寐覺省

中朝並無姓顧者及頃有人通刺稱進士顧少連謁顧
驚而見且述當爲門生少連曰某不到場中必無此事
來年顧果落第至貞元九年顧少連自戶部侍郎權知
貢舉顧猶未第因潛往造焉臨放榜時相特囑一人顧
又落來年秋少連拜禮部侍郎顧乃登第出咸定錄
荔枝荔枝陳廣漢貯米二困請元理計其數元理取食
箸作數轉曰各若干開困校之之東則數同西差一升
有死鼠焉元理慚曰不知鼠之非米不如剥面皮矣他
日元理詣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以七箸笑曰須上荔枝何不說廣漢
大驚出西京雜記

大書台字裴光庭當國懷藏以紙大書台字投之光庭
曰吾旣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之三十四